

巽寮湾梦境

陈世旭

意镜。

云舒云卷做渡船，载时光温软。捧一盞清冽，展开褶皱的心情。多少雪月风花，一一绽放。天籁抚弄心弦，绚丽倒影在天地。海湾的芦苇，是七情六欲的旗帜。诗歌与风，以浪涛的名义拥抱。谜样的梦境，迷失在柳暗花明。

沙滩上的字浸透海水的凝重，按捺不住的心思沿着海岸线记录悲欢的本质。波涛追溯珊瑚礁上的潮汐，书写阳春三月垂柳的绵延。

分明又看到了伊人的倩影，风为裳，水为珮，轻盈婉笑，低眉流转，任随山水抚弄。悄然一脉幽香，飘散于深林，婀娜换取多少青睐。不知是受了这方天光云彩的滋养，还是这方山海因之风生水起。

就那样来了，披着月光，坦坦荡荡地推开虚掩的柴门。带着天生丽质，带着异界才情，带着锦绣文字——

不敢相信，真能遇知己如你；不敢相信，世间真有妙缘如是。于茫茫人海中寻找今生唯一知己，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。何幸何幸，今夕何夕兮，蓊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君同舟。

触动于惊鸿一瞥的熟悉和相看两不厌的会意，埋藏多年的情思喷涌而出。恨不能揉进我的心脾，化一缕香，举一斛酒，了却无人知晓的情怀。

以为永远不会出现的那个人，居然出现。如果，幸福的人生，可以写诗做梦，那我是幸福的。在大海的波涛上沉吟入梦，飘然不知所以。

永无穷尽的岁月的爱人，是否正在我涨潮的生命河边踟蹰？采采卷耳，苍苍蒹葭，夭夭之桃，可否为我采撷？当第一枝垂柳被春风剪成，我想让它拂过你

的脸庞；当夏日的风荷辉映落日，我想托振翅的蜻蜓，为你送去清凉；当秋天的银杏漫天金黄，我想拾起一片落叶，放在你手上；倘若冬天来临，我想你一定倦极了阳光下的干麦垛，干净而厚实。你睿智地笑着，带来了人间四月天。山高海阔，放肆性情。相望于光阴的两岸，一程风雨，一海烟霞，三生石上，烙下诗梦的印记。

就那样来了，春桃一样的嫣红，百转千回。妩媚的“白狐”，跳起动情的舞蹈。拥有一座富饶的小岛，拥有一个停靠歇息的港湾。彼此以心跳取暖，手指的温婉沿着海岸的纹路，在梦的边缘捕捉捉捉红。曲径深处的林荫，一盏庄重的灯笼，供奉爱的神明。度过前世的劫波，与火焰一起灼热。

白日的光芒穿透窗户，透明的夜，留下永生的记录。摇着爱的舟楫，吟诵诗章。眉如黛，眼如盈，质若竹，气若兰，万种温柔颤抖。海风是花神，她一来，就绽开万朵浪花；海风是琴师，她一来，就奏出千般乐声。

清辉冉冉升起，冬夜的月光婉约。落地窗斜逸花树的疏影。树下有长袖清风，衣袖飘飘，月光低回的两臂，轻波时消时涨，柔曼的舞姿或蓬物或宁静。

窗前挂着风铃，光洁的扇贝和青绿的海螺，兼有水波的柔美和大海的雄浑，喝尽了海的完美。风举枝影，摇曳了风铃，邀远飘逸。迷惘的表情仿佛隔世回音。

声声风铃，把一个遥远的微笑带到梦的门前。

潮沙爬上千年的崖壁，明月高悬天际，守望望着海，守望望着岁月。胸膛盛下大海的回声，像一座空旷的教堂，等待着朝拜。海其实就在心里。心有多广阔，海

的思维就有多遥远。

上古时代的潮声滚滚，大海的喧嚣从三叶虫古老的肢节上震颤而来。血脉的声音蔓延，鸟飞鱼翔，树碧花香。让海潮淹没自己，静静地承载所有倾听到的声响。

日头从海的梦里醒来，选择云朵的自由。

蔚蓝色的海湾！静静享受并感激你所赐予的一切。真实的人生其实是这样简单。曾经追逐的一切，在凝望大海的那一刻，变得如此淡然。追随宁静，枕海而眠，在纷繁的尘世度量自己，不必奢望超越。

远古传来的钟声，回响在千山万水。没有什么能约束远行者的步伐，当铅华洗尽，心灵便释然如沐春风。每个人都会很累，就像孩子，睁着一双天真的眼睛。有了点儿的美好，就足够快乐。

浪来浪去，仿佛生命的脉搏；涛生涛灭，源自苍凉的远方。海是灵魂的故乡，有生命的躁动与一生的风景。目光逐渐混浊，却更加清澈。无数的故事开花结果，一幢幢海市蜃楼此起彼伏。潮起潮落，月缺月圆，梦迷梦醒，海才是永恒的爱人。

总会有炽热的盛放，总会有深情的吟唱，总会有千年的潮汐和清朗的月光！

巽寮湾是一个宜于做梦的地方。

巽寮湾是一个做好梦的地方。

巽寮湾就是一个美丽的梦境。



松山湖杯“我的中国梦”文学作品征文启事

梦想，是一种希冀，也是一种信念，更是一种动力。每个国家，每个民族，每代人，以至于每个人，都有自己的梦想。为了在中国梦的强烈和声中，感受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，聆听亿万华夏儿女复兴中华的心灵共鸣，中国文化报社、中国散文学会与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宣传文体局从3月1日起共同主办松山湖杯“我的中国梦”文学作品征文活动。

本次征文作品限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3种文学体裁，内容要求健康向上，深刻领会“中国梦”的科学内涵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，尤其欢迎反映现实生活、具有真情实感、文笔生动的精品佳作。散文、报告文学一般在3000字以内，

诗歌60行以内。

奖项设置：一等奖3名，奖金各3000元；二等奖5名，奖金各2000元；三等奖10名，奖金各1000元，优秀奖20名。所有获奖作品均发获奖证书。

投稿邮箱：wdzgm2014@sina.com（请在标题注明“我的中国梦”征文）

联系电话：010-64297644

联系人：连晓芳

截稿时间：2014年10月31日

颁奖时间：2014年12月

中国文化报社
中国散文学会
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宣传文体局
2014年3月1日

名家新作

是多年前的事了：一群难民来此荒僻之地，搭建“寮”定居，取“巽”为名，是谓之“巽寮”。“巽”，《易经》第五十七卦，同卦相叠。巽者风也，巽义为顺。两风相重，长风不绝，谦逊受益，无往不利：“一叶孤舟落沙滩，有篙无水进退难，时逢大雨江湖溢，不用费力任往返。”

这是生民巨古的愿望。而今，络绎不绝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至九龙峰下，来至巽寮湾这粤东数百公里中海水最洁净的海湾，这处金沙砾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天赐的白沙堤，沿着半月形柔软洁白的十里海滩，走过翡翠般的海龟湾、碧甲湾、猴子湾、白沙湾、长堤湾、金海湾、野猪湾、荷包湾，走过沧桑老者般的平海古城、明清古村，走过葱茏绵延的红树林、巨石相叠的磨子石、遍布摩崖石刻的风池、迂回曲折的霞涌、松园和富集，走过三角、大甲、大小小九十九个洲(岛)，在最好的阳光和空气里，赤足踏沙戏浪，举目蓝天白云，或放风筝、驾独舟，或踏浪赶海，赤脚踏浪，是怎样惬意的人生之旅。

也有人来巽寮湾，只愿意静静地坐下，在一望无际的海边，静观、聆听和沉思。世上的海湾都是相似的，不外阳光、海浪、沙滩。而巽寮湾则更宜于梦想。人生的海洋漫无边际，徜徉在巽寮湾的心分外悠远。

巽寮湾的每一个阳台，都临着大海。俯视巽寮湾，上者海天相接，浑然一体；下者碧水扑岸，湾若曲环。海、湖、江、泉、瀑、岛、山、刹、画卷徐徐展开。是一次精神的旅行，久违的一种

真不敢相信，一眨眼竟退休了！我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酷爱的讲坛，繁忙的工作、亲密的同事、众多的好友、熟悉的人群、喧闹的都市，携妻别子回到了久别的故乡。原本以为还年轻的，没想到只要走在大街上，常常会被陌生的人叫做老叔、老伯、老先生，被熟悉的人称为老同学、老伙计、老领导，亲近的人则喊我老家伙、老学究甚至老不死的。

难道离开“老”字，真的对我就没有其他的称呼了吗？我曾伏在镜前端详过自己的容颜：红光光的脑门，稀落落的毛发，白花花的胡须，密麻麻的皱纹，还有混浊的目光、粗糙的皮肤、松动的牙齿、牵拉的嘴角……再瞧瞧周围许多当年曾教过的毛孩子，如今也霜染双鬓，儿孙满堂。哎呀呀，这真是日月不催人自老，花到隆冬叶自落！

回想这大半生，我真像一只年久的五味瓶，什么滋味都饱尝过：少年时家贫如洗，全家人在泪水、叹息和屈辱中苦苦地挣扎着；青年时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和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，在饥寒交迫和提心吊胆中勤读诗书，居然还被誉名为一时的“长安才子”；工作后，虽无什么经验可言，但凭着一股韧劲、韧劲和超常的责任心，以及说一不二、任劳任怨、与人为善、疾恶如仇的人格魅力，不论调到哪里，都赢得了同事和上司的信任、尊重和爱戴。其间虽也受到某些人的忌妒、误解甚至中伤、诬蔑，但随着斗转星移，很多人后来还是读懂了我，理解了我，甚至非常支持、尊敬、感激、钦佩我，有的还成了无话不谈、魂牵梦绕的好朋友。

现在想来，很多事情仍刻骨铭心、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但屈指一算，少则几十年，多则五六十年。其间尽管得意过，但从未忘形；尽管痛苦过，但从未丧志；尽管红得发紫过，但从未抗拒过人；尽管受过凌辱，但从未绝望；尽管拥有过权力，但从未横行；尽管受过恩宠，但从未趋势附炎；尽管有过不少升迁机遇，但从未投机钻营；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保持了农家子弟优良的品质：重情重义、知恩图报、求真务实、朴实无华、与人为善、助人为乐。自以为是一个问心无愧、一言九鼎、襟怀坦荡、敢作敢为、铮铮铁骨、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！

像我这样的人，在现实中虽不是凤毛麟角，但的确为数不多，尤其在

人心浮躁、物欲横流的当今。他们力没少出，心没少操，事没少干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，单位的荣辱兴衰往往维系在他们身上。但遗憾的是，某些当权者一叶障目，不见森林，在用人方面宁用奴才、不用人才，宁用庸人、不用能人，宁用饭桶、不用油桶，处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对他们抓辫子、扣帽子、打棍子，就是容不下他们。这，大概也是那些政治家、社会学家们必须正视、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吧？否则，还冠冕堂皇地大讲什么改革开放、政治文明、社会和谐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人尽其才……不显得有些自欺欺人、叶公好龙吗？

虽说我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可以轻的不担、重的不挑，安度晚年了。但也也许因为年龄的关系，因为感受太深的缘故，因为朋友中不时有人离去，因为这辈子不能忘却的人和事实太多，因为自己的阅历还能给人一些有益的思索，所以趁着现在身体还康健，思维还敏捷，视力还凑合，记忆还深刻，激情还饱满，兴趣还浓厚，我愈来愈强烈地渴望撰写一部类似自传性的东西，借以抚恤本人，告慰亲人，怀念友人，感谢恩人，鞭打恶人，启迪后人，暂名之《悠悠岁月》吧。

然而一旦提起笔，又感到老虎吃天无处下口。因为众多熟悉的面孔、亲切的话语、悠悠的往事、特定的环境、细腻的情节、复杂的头绪、激动的心情、强烈的爱憎，犹如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，实难驾驭！只可惜笔力不济，既不能一言尽天下事，又怕挂一漏万铸遗憾。思来想去，只好按时间顺序信马由缰，一件一件粗略地记下它。其间：既有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也有“走麦城”；既有乡风民俗，也有轶闻趣事；既有柴米油盐，也有枪林弹雨；既有电闪雷鸣，也有风花雪月；既有穷乡僻壤，也有繁华都市；既有平民百姓，也有达官贵人；既有歌舞升平，也有钩心斗角；既有谦谦君子，也有势利小人；既有忍辱负重，也有破釜沉舟；既有文质彬彬，也有嬉笑怒骂；既有所见所闻，也有所所思感；既有浓墨重彩，也有轻描淡写……

但愿它像一串镜头，能映出我和朋友的足迹；像一面镜子，能照出芸芸众生的容貌；像一部史料，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；像一口警钟，能昭示人民心未泯；像一座矿山，能让各人获得需要的东西。

哦，悠悠岁月，是为记。



草根吟

方耀华

一
光阴荏苒，
岁月蹉跎，
如烟往事，
在记忆中淡薄、忘却。
不知为什么，
故乡的山，
故乡的河，
时光流逝，
印象却愈加深刻、鲜活！

二
故乡的山，
是极普通的山，
他没有黄山的雄美、挺拔，
也没有华山的险峻、巍峨！
相比名山大川，
他只是一座小小的山坡，
但他一样有名山大川的品格。
顶天立地，
刚直不阿！

三
故乡的河，
是极平常的河，
她没有黄河的雄浑，
也没有长江的磅礴，
相比大江大河，
她不过是一道小小的沟壑，
可她一样有大江大河的品格。
一往无前，一路欢歌！

四
忘不了啊，
故乡的山；
忘不了啊，
故乡的河，
我给他们太少太少，
他们给我的太多太多，
他们不能使他们声名远播，
但在我心目中，
他就是三山五岳，
她就是长江黄河。

给文学作品瘦身咋就这么难

红孩

比起小说和诗歌，报告文学无论何要算个年轻的文体。报告文学热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，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、刘宾雁的《人妖之向》、黄宗英的《大雁情》、理由的《扬眉剑出鞘》、张锲的《热流》、柯岩的《船长》、陈祖芬的《祖国高于一切》、鲁光的《中国姑娘》、程树德的《励精图治》、杨巨清、郭宝臣的《命运》等等。进入新世纪后，以何建明、赵瑜、徐刚、王宏甲、李鸣生、哲夫、邢军纪、黄传会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，以更宏大深邃的视野进一步发展着报告文学这个文体。所不同的是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，大都文字短小，多则三五万字，少则五六千字，通常发表在报刊报纸上；而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，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是“书写”——少则三五万字，多则三五万字，甚至上百万字，除部分发表在大型文学月刊外，更多的是以图书的形式通过新华书店去发行。

熟悉出版市场的人都知道，相比八十年代，当下文学报刊、书籍的发行已经越来越小众化了。过去，随便一本省级文学刊物，发行三五十万本是常事，即使上百万本也不是什么新闻。经过三十年的河东河西，今天全国文学报刊发行的总和恐怕也就百万册。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，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。

作者说：市场经济使读者忙着挣钱去了，谁还有心思关注文学。文学也不能当饭吃。

读者说：作者不关心社会，只埋头自身的写作，你自己欣赏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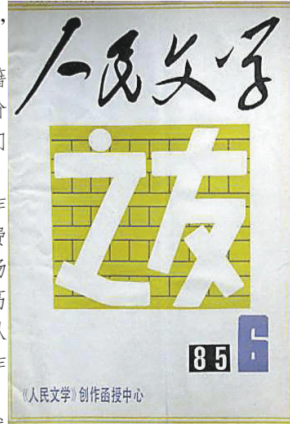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说：我们只出版名家的，名家的有保障。但现在的名家几乎成了写作机器，写出的作品太粗糙。为了抢市场，我们只能跟着走。

作者说：现在书籍价格太高，内容质量与价格不成正比。所以，我们宁可选择不买书。

作者说：写作者写作不完全为了稿费，但稿费确实能体现作者的市场实力。这几年要求提高稿费的呼声越来越高，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作者的尊严与价值。

作者说：社会对我们的批评之声越来越高，认为图书的价格难以接受。其实，个中之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纸张、印刷费、制作设计费、房屋租赁费、工资、稿费、增值税这些年都在大幅增长，我们的成本之大，大得有点盲目结舌。

评论家说：你们三者说的都有道理，问题的核心不是出版过程，而是作者写了什么，为什么人写，怎样写的问题。当下的问题，一是作品内容过于自我，缺乏宏大的具有影响社会进程的作品；二是写作手法缺乏创新，模式化比较普遍；三是作者的知识更新不够，缺乏前瞻意识，有的还沉湎于过去的记忆；四是作品注水大



读刊偶拾